

无倦沧桑

李松涛 著



27
28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无 憾 沧 桑

——水清沙一日游

李 松 涛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2.75印张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74-068-4/I·51

定价：1.00元

血性文章 春秋笔意

——序李松涛长诗《无倦沧桑》

高洪波

历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讲究的无非是入世与出世。或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等到达与穷都不那么如意时，可能就要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以至于写小说了。

《水浒传》似乎就是这么一部介乎于达与穷之间的施耐庵所写的奇书。

诗人兼军人的李松涛，幼读《水浒传》，忽发奇想，感时伤世，遂著长诗《无倦沧桑》，副题有趣得紧：“水浒一日游”，生生把一部名著改成了长诗。也难为饶有忧患意识的诗人，意在其间亦庄亦谐，反讽调侃，花样翻新，把历史与现实捏在一处，请梁山好汉同诗人促膝谈心，同时调动自己文学与哲学的所有积蓄，从历史与时代的高度写出又一部李氏《水浒传》，殊难可贵！加上松涛本人潇洒中

透出几分冷峻的艺术气质，读来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

由此想起另一位奇人郑板桥的一首诗来，诗题曰《偶然作》：“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捷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纵横议论析时事，如医痼疾进药方。名士之文深莽苍，胸罗万卷杂霸王。用之未必得实效，索论阔议多荒唐。”后面还有一大通议论，意在批评他所处时代的华而不实的文风，这倒没什么，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两句：

呜呼文章自古通造化，

息心下意毋躁忙。

郑板桥的好友袁枚提倡“性灵说”，以此来与王士禛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相抗衡。但袁枚的主旨要写出文人雅士放浪山水的恬适之态，板桥此诗，明确让人感到这位前县令提倡出的是别一种见解。这见解与松涛的《无倦沧桑》不谋而合，好象两人“相约百年后，把酒话沧桑”。

也是无倦沧桑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吧。

《水浒传》写的是农民起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统治者看见毒害，被压迫者看到曙光。从文化心理来分析，它又是中国人尚武精神的重要寄托，侠义情结的主体渲泄。《水浒

传》可以看作是当前风靡华人世界的武侠小说的鼻祖。其中的济贫协富、替天行道、杀贪官、保皇帝以至于哥们儿义气等诸多国粹，至今仍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水浒传》不朽，施耐庵伟大。金圣叹老夫子不服气，想往里加进点自己的玩意儿，结果让皇帝佬儿来了一道圣旨，生生给拦腰切做两段。

李松涛不是金圣叹，但他了解金圣叹，也吃透了施耐庵，遂有了长诗《无稽沧桑——水浒一日游》。松涛想游的决不尽是梁山泊故地，想聊的也不仅仅是宋公明李逵武二爷，我想他面对的是一部中国的历史。

这历史包括着中国的现实，为怀古而怀古，是无聊；为现实而怀古，才有趣。既然“文章自古通造化”，“古”里面当然有新意，关键看你怎么想、又如何写出这“新”来。

首先松涛在长诗的结构上注重时空效果。时间感——一日，包括了“早：苦难与皇权”、“午：忠与义”、“晚：恶·嫉与性”、“夜：生死与诗”；一章与一章之间，以时间的座标为间离效果，颇新颖。空间感——水泊梁山，加上作者无拘无束的想象，把读者忽而引向梁山故营地，忽而带往诗人写作的现实环境，在

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形成明显的空间感，这空间自然让读者以自己的想象去补充。加上松涛在“水浒一日游”里努力制造一种“白日梦”的氛围，借一只“行医的飞禽”啄木鸟来贯穿自己的整部作品，更让人体味到诗人的良苦用心和忧患意识。

结构帮助了主题的拓深，深化的诗的主题反过来又证明了结构的合理。这一点是《无倦沧桑》给人的重要启示。长诗一如长篇小说，有时结构的完整与否简直能决定它们的生命。

松涛在结构上，显然占了“一日游”的大便宜。架子搭在一日里，内容却不客气地伸向天高地远的历史苍茫之间，开合有序，议论风生，让人们的眼光随着啄木鸟上下左右翻飞不停，幽默之极。

没想到松涛是如此幽默的诗人，更没想到他的反讽技巧如此高明！他好象漫不经意地把人们带入他的艺术天地间，象一个机智风趣的导游，长诗第一段便让人快活：

鬼使神差！我竟又动了
水浒一游的念头
以诗人和军人的双重身份
探望并会晤熟悉的人物
顺便向施耐庵道个歉

为我年轻时身不由己的失礼

不仅仅是快活，还有一种轻松和智慧，同时，你能敏感地意识到：好戏要开场了。

好诗难道不充满智力游戏的成份吗？至少我认为松涛的这场智力游戏出手不凡。

他已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对《水浒传》及施耐庵的诸多纠缠，寥寥几句便点明了。于是全诗的基调——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把握，也自然而然呈现了出来。

可贵之处在于松涛处理这种棘手题材时的轻松心态，举重若轻的洒脱，“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张问陶）的自由感觉，我羡慕这种难得一遇的创作境界。并不是每个诗人都能找到这种创作境界的。记得两年前读另一位诗人兼军人马合省所著的《老墙》使我产生过上述想法，此次又读《无倦沧桑》，更强化了我这种意识。马合省以万里长城为自己反思的参照系，李松涛以水泊梁山为自己诗情的宣泄点，除了深深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之外，恢宏的历史感和对民族命运、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哲理性思辨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认为还是象郑板桥说的那样：“息心下念毋躁忙！”别忙着树流派之旗，且不要心浮气躁，尽管“浮躁”已成为当前难以克服

的时代病，无论作者读者还是编者，都让“浮躁”之水冲来荡去，一旦有人能沉下心来认真进行诗与时代、诗与人生及诗与历史的思考，力作绝对能够诞生！

《老墙》和《无倦沧桑》就是有力的证明！

读松涛这首长诗，另一个感受是精警之处颇多，如行山阴道上，令人心旷神怡，换言之：不累。

细琢磨一下，大概这种感觉来源于松涛的恰到好处议论。试举几例：“善的圣地／恶的墓地／梁山泊，是个政治意境／壮而不秀的山水／构不成通用的景观”令人叫绝。

再如松涛写“施耐庵继续挥毫”，突然宕开一笔，写道：“史书的页码是里程碑的数字／向历史问过路的人／有希望成为飞毛腿／反之，应该清醒的现实／又要跑成糊涂的历史”，亦十分深刻。

他写到宋朝皇帝和“结石”，论证打江山和坐江山的辩证关系，形象地把黄河喻为“一条饥肠”的这可能是松涛的首创吧。此外，象：

教徒把生活哄进寺院

说世界是他的婴儿

政客把生活圈进窝亭

说世界是他的弟子
老百姓则把生活装进怀里
不声不响地挤出血汗喂养

形象比理性的思考更具有说服力，但又离不开理性思考的内核。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要数“夜：生死与诗”一章中的第一节了，松涛论过“三十九岁”的诸人之后，说出这么一段妙语：“能清高的未必能清醒/能清醒的未必能清贫/能清贫的未必能清白/我与一面榨了水银的镜子/反复磋商人生大计，面面相觑。”不仅如此，下面他还写出了人类面对存在的一系列困惑：

想活得面面俱到
却活得捉襟见肘
灵魂困乏令四肢疲惫
心绪滄沓令脸色泥泞
为了对付四周嶙峋的坎坷
人生无奈，滑动中平和如水

写的是宋江还是卢俊义？燕青还是吴用？尽你自己去品咂好了。也许是松涛的自我鉴定，也许是他对人生的感悟，也许什么都不是，仅仅是巧妙的反讽。诗的多义性埋藏在句子的明瞭性之中，不同的读者，自有不同的结论。或者可以这么说，不强加给读者什么训戒，让读者在阅读中一步步去寻找自己感情的共振点，

魄出窍，一时竟弄不清身在何处？人在何时？是耶非耶古耶今耶喜耶怒耶哭耶笑耶，迷离恍惚，却总知道是一只啄木鸟领着你转悠。

清人薛雪对诗道颇有见地，著《一瓢诗话》，说出这么一段话来。

“诗重蕴藉，然要有气魄，无气魄，决非真蕴藉。诗重清真，尤要有寄托，无寄托，便是假清真。有寄托者，心有气魄，无气魄者，漫言寄托。犹之有性情不可无学问，有学问乃能见性情，二者原不并行。”

读松涛《无倦沧桑——水浒一日游》，感到气魄很大，神空气足，且能于古书中翻出新意，真应了薛雪这一段诗论。

假如一定要说《无倦沧桑》的不足之处，我认为有的章节铺陈得离主题远了些，或许这是长诗的通病？再则有为议论而议论的倾向。松涛在今后从事这一类大型作品时，似应避免上述缺憾。

总而言之，《无倦沧桑》是当前诗坛一部难得的好诗，它是站在历史高度的作品，目前这类作品不是太多，而是极度欠缺。因此我相信自己的阅读热情不致于使别人误解，或是成为“纯诗”提倡者们的攻讦目标。英国诗人柯尔律治说过“诗必须是诉诸感官的，并且凭意

象在一时间引出真理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妨陪松涛到梁山走走，来一次地道的“水浒一日游”。

当然，你有选择的自由，何况梁山也不过是那么回事，一个“政治意境”而已。

1989年春节前夕 于北京小羊宜宾

目 录

血性文章 春秋笔意……………高洪波

小 引……………(1)

早 苦难与皇权……………(4)

午 忠与义……………(20)

晚 恶·嫉与性……………(35)

夜 生死与诗……………(49)

后 记……………(70)

小 引

鬼使神差！我竟又动了
水浒一游的念头
以诗人和军人的双重身份
探望并会晤熟悉的人物
顺便向施耐庵道个歉
为我年轻时身不由己的失礼

（一段婆娑闲枝，借日光
越窗投影于我的书案
其状颇似那种行医的飞禽）

心在孩提时就成了耳朵的俘虏
钦佩那些杀富济贫的英雄
甚至梦想聚几个喽罗
当当替天行道的寨主
莫非一米高的我也有反骨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极本分
让我爱谁我就爱谁
让我恨谁我就恨谁
连爱了许久的梁山好汉

也跟着逐个恨了一遍

（当初批这部书很合时宜
那是被大字报囚禁的热血汉子
最容易反上梁山的年代）

少年的幼稚是天然的
青年的糊涂是人为的
壮年的我是否成熟了几分

啄木鸟痴痴地绕着我飞
缠得我怀疑它的动机
究竟是为了我的健康
还是为了它的肚子
一瞥见那利刃似的尖喙
我就不免思绪淋漓
弄不好，它叼出去的虫儿
早就是我的一部分了
虽说终日食我血肉
可我浑然无觉
倒是那除害的一啄让我受不了
真想声明我每顿吃饭
特意带出了寄生虫们的份儿

我说不清我这情绪
是都市的，还是田园的
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

反正一翻开三大本子宋朝
步入印刷体的宣和年间
我就豁然明白了
武艺有高下
情绪无古今

早：苦难与皇权

—

红铁的鲸印烙在额头
便到处都是阴森的瞳孔
世上的道路多如牛毛
但串通一气拒绝了他的脚步
听说齐鲁地面有座山可以容身
血性汉子就别无选择了
奔上聚义厅，方知
被命运挤兑到一块的人真多
受苦受难者最不孤独
也方知一个无道昏君
能够胎生多少奸佞
而一个阴险的奸佞
又能卵生多少恶卒
而一个狰狞的恶卒
又能制造多少苦难

被眼睛吞没的小苦难

能吞没眼睛的大苦难
雄性的苦舟，雌性的苦难
两性的苦难苦中作乐
交尾后孕育的还是苦难
一辈一辈总也吃不尽
生吃不如熟吃
茅屋上就总飘着破破烂烂的炊烟
——人是良导体
层出的苦难畅通无阻
(生活没有控制开关
悲惨的连续剧看厌了也得看)
厄运如风，贴着草笠
做挑衅性的超低空飞行
来自上面的雨雪冰霜
下边都得悉数擎着
头顶老是那躲不开的穹盖
晴也罢，阴也罢
一律笼罩人间
(所谓清平盛世，乃是
两块乌云间一隙瘦弱的蔚蓝)
逃到明天，逃到后天
逃到天涯，还是逃不出“天”
与天无缘无故
却得终日背着扛着